

文化助力抗疫 传递大爱精神

曹路举办开年第一展《抗疫群英谱显情怀》

日前,“休眠”近两个月的浦东曹路镇金海文化艺术中心,如约开放部分场馆,并精心准备了《抗疫群英谱显情怀》文艺作品展,以文化助阵抗疫。

□文/通讯员 屈素琴 记者 康晓芳
摄/通讯员 周志平

百位抗疫英雄谱 展现中国精神

在经过测温、消毒、查验“两码一证”(绿色随申码、预约码和身份证原件)、信息登记等一番严格的防疫检查后,进入大厅,入眼的就是一片醒目的“抗疫群英谱”主题墙,墙上悬挂着108位抗疫英雄的头像,有我们熟知的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也有上海医疗界的11位“最美”医护人员,还有已然离我们远去的仁心医者等。巨幅视频滚动播放着他们用仁心仁术拯救生命的故事,令人振奋,催人泪下,让参观者不忍

心去细数墙上到底有多少张黑白的头像,不愿再去回顾战“疫”艰险的历历往事,但却默默将这一张张面孔深深烙印在脑海,感受着人间大爱,以及抗疫英雄勇往直前的气概和胆识,感受着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凝聚的中国精神和力量。

超常规大幅童画 传递善意希望

移步向前,在大厅左侧墙上,发现历来布置古今中外名家名人画作的“重阵”之地,居然破例特展了一幅《最美逆行》儿童画,画作者顾路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周家乐,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描绘了一个医护妈妈匆匆告别幼小女儿,急赴武汉抗疫的逆行故事,画面从中国年的喜

庆红切换到防疫抗疫的天使白,从倒贴的“福”字和电视屏幕上攀升的全国新冠疫情数据切换到急救车和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作品构思巧妙,创意独特,色彩明快,画面生动,体现出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国家”的英雄壮举。让观者动容致敬,从中体会到展方的暖心用心,传递了善意和希望。

多种式样作品 见证文化力量

“没有想到有这么高质量的抗疫书画,没有想到在曹路家门口能观看到这样的展览。”开展第一天,一位83岁老人在看到星纳家园程裕山的剪纸画《生命卫士》,将钟南山院士表情严肃、满含泪水的形

象刻画得传神逼真时感叹道,“真的太好了,太震撼了!”

拾级而上来到二楼,穿过挂有灯谜的长廊,进入展厅,130多幅抗疫主题书画作品琳琅满目,精彩亮相。有书法、国画、油画、漆画、水粉画,还有剪纸画、儿童画、摄影作品等,内容丰富,风格迥异,有的来自全国各地名家的捐赠,也有出自曹路本土书画和剪纸班的成员之手。其中《抗疫前线》、《吹哨人》、《依然很美》等6幅系列画作,是曹路镇77岁的蔡君老师所画,还有杨林根老师的《众志成城》、金福元老师的《出征》等,让观者情不自禁地为一个个大爱之举点赞。

据上上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周建



义介绍,为开年第一展,中心做了从防疫措施,到书画征集,到布置展览等精心细致的工作。

“文化抗疫,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传承,”曹路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邵敏表示,“曹路文化人用文艺助力抗疫,努力作出应有贡献。”

“小宪法”发挥“大作用”

合庆镇 “1+1+X”村民自治确保防疫有序可控

□通讯员 沈舒霞

自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合庆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基层党组织灵活运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法宝”——“1+1+X”村民自治法(第一个“1”:党的领导;第二个“1”:一本自治章程;“X”实施细则),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让更多的村民参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确保了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局面稳定、有序、可控。

“1+1+X”成为了防疫“防火墙”

疫情伊始,营房村党总支就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关定向

的作用,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明确了“守道口”、外来返沪人员健康管理、疫情志愿者队伍等一系列工作方案。考虑到疫情的特殊性,村里没有召开集体会议,而是由村民小组长挨家挨户上门签字表决。

“村里封闭许多道口,必定会给村民们带来诸多不便,原先以为一部分村民会有抵触情绪,没想到党员群众都非常理解和支持,‘1+1+X’村民自治让村里开展工作有了依据、有了底气,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更有信心了!”营房村党总支书记周振元说道。

“1+1+X”成为了干群关系“融剂”

蔡路村地处集镇中心,由于“四通八达”的地理属性,“守道口”任务艰巨,寒潮来袭之际,值夜班的人手更是紧缺。

“我们包家码头晚上22点以后进出人员实际并不多,并且能从跃东路绕过来,我提议部分道口是否实行限时开放,这样值晚班的志愿者力量能够更集中些。”两委成员、包队干部章文在支委会议上说道。

蔡路村党总支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由包队干部和村民小组逐户上门征求意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村民代表们不仅一致同意,还积极响应村党总支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蔡路村的道口志

愿者从最初的40多人逐步发展壮大到191人,其中在职党员的参与率达到了三分之二。村干部以身作则,党员冲锋前线,群众积极参与,这场突如其来疫情,使干部群众的团结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1+X”成为了社会平安和谐“稳定器”

永红村的外来人口众多,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党总支坚持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外来人员的管控一律从严。

“最近老百姓反映有几个外来返沪人员经常在村域走动,村民们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从重点区域返沪,总觉得没有安全感,我提议对所有外来

返沪人员一律实行居家隔离14天,同时张贴居家隔离标识,让村民们一起参与监督。”永红红星村党总支副书记、永红村主任胡春燕说道。

在电话征询意见过程中,该提议引起了党员和群众的强烈共鸣,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保护,纷纷表示村里的防控措施够“硬核”,本地村民的健康安全才有保障,会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1+1+X”工作法为广大村民参与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找到有效途径,在这场疫情中,“小宪法”发挥着“大作用”,最大程度维护村民权益,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

浦东农民在农业种植的智慧值得借鉴

老浦东“三月十二 种田十二”的农事价值

□通讯员 汪正刚 记者 康晓芳

三月十二是农历头三个月“十二”中最后一个,也就是种田十二。旧时,由于生产条件的落后,所以只能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祖先从数千年的耕作中摸索到自然的规律,江南的阳春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是微风细雨孕育生命的季节,更是适合播种的季节。将三月十二定为种田十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长三春与短三春

三春是指农历正月初一到谷雨节气末(即立夏节气前一日),所谓“三春”,即农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三春有长三春与短三春之分,如农历正月初一出现于立春之前,且清明节在农历三月的,则三春时间较长,称为“长三春”。而2020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是公历1月25日,立春是公历2月4日;且公历4月4日的清明在农历三月,所以今年是长三春。江南有农谚说,“三月清明麦勿秀(秀,浦东方言,即抽穗),二月清明麦秀齐”、“二月清明早落秧(指水稻育秧),三月清明勿要慌”。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长短三春几乎要相差半个月,所以,又有农谚说,“长三春冻冷,短三春暖热

(热,浦东方言读音:爰)”,所以长三春往往会出现“倒春寒”即寒流。俗话说,“三月天,小团面孔,一日变三变”,“三月三,面孔冻得像咸瓜瓣”。

反之,如农历正月初一出现在立春之后,且清明节在农历二月,则三春时间较短,称为“短三春”。

江南人的春季诀窍

不管是长三春、短三春,曾经给江南农户带来梦幻的话题,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当家人,遇上短三春日脚(子)稍微好过一点,因为过年以后到麦子收获的时间稍微短一点。而长三春,过年后到麦收的这一段时间较长;所以,旧时如果碰上长三春,穷苦家的当家人就会有点儿揪心,担忧自家的口粮能不能吃到元、大麦进场(指麦子登场)。

新中国成立前,穷苦人家总要种一畦到两畦(畦,浦东方言读音为“圆”)的元麦,因为元麦成熟期最早,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可先行收割来填饱肚皮,甚至麦子还没完全成熟,就将麦穗割下来炒熟了吃,故有“立夏(公历5月5日到7日)三早炒麦香”之说,因为元麦和大麦的最佳收割期在小满季节(5月20日到22日)。农谚有“元、大麦起仔(了)身,小麦落脱魂”之说,即元、大麦收割,小麦也紧接着成熟了。

长三春出现的寒流,会对水稻育秧和瓜菜(即夏菜)落苏(落苏,浦东方言,即茄子)的育秧带来影响,因为旧时没有塑料膜覆盖或塑料大棚。浦东在农历二月二日“龙抬头”时,就有“二月二,瓜菜落苏齐落地(齐,浦东方言读音:才,即都、全部的意思,落地即下种育苗)”的农事。

忙碌的佃户们

三月十二,种田十二。相对来说更为忙碌的是佃户们,所谓佃户,主要是指农村里饲养耕牛的人家。这些佃户都具有丰富的种田经验,自家也有三四亩薄田,也有用耕作、灌溉农田的犁耙、牛车用龙骨戽板(普通话读Hu,浦东方言读音:斗,提水的灌溉工具)等工具,浦东称为“养牛排车”人家,而将当家人称为“老佃户”。但饲养一头耕牛、备了牛车等工具只为自家的三四亩薄田就不合算了,于是他们要到没有饲养耕牛的农家揽生活(生活的生,浦东方言读音:San,即工作的意思),一般是相互信任的亲戚、邻里。报酬是收获的稻谷三七开(佃户得三分)或四六开(佃户得四分),根据地势的高低来确定,因地势高,灌水就吃力。

每到三月十二,东方日出太阳红时,佃户们就兴高采烈地聚集到

一起,相互帮忙,把沉重的牛车、车轱辘、戽板、牛车棚构件等搬到牛车基,进行组装。有的佃户一家养了两条牛,就必须备两套牛车,这是指家中劳力多土地少的佃户。如果遇上天雨,佃户们就穿上蓑衣冒雨劳作,因为季节不等人。而这些灌溉的配套工具在上一年乘冬闲季节已经修理配套,并上了桐油保养。有的佃户在大年三十烧好年夜饭,揭开锅盖时,先看一看哪个角的饭高,则预示新的一年,该角所指的方向丰收。大年三十晚上守岁,到大年初一凌晨时,会到牛棚去看看耕牛是站着,还是卧着;如站着则预示新的一年气候干旱,如卧着,则气候多雨,耕牛省力。

老浦东农事习惯延续至今

等到牛车排好,就意味着春耕大忙开始了。摊晒稻种、浸种催芽,车水灌溉、耕地、耖地、做秧板,这一切都是为绿肥(即苜蓿,浦东方言为“草籽头”和紫云英,浦东方言为“朝瑶”)茬口的早稻准备的。因为旧时受生产条件限制,麦茬、油菜茬口的水稻都是直接撒播的。撒播稻种是考验每一个“老佃户”的手艺了,撒得均匀,少了以后的补秧,即从过密的秧苗移栽到空白处。

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1956年

■浦东纪行系列(十六)



初级社成立。但用牛车灌溉稻田的落后形式,自1958年开始陆续被淘汰。靠天吃饭,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局面,也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的投入得到改变。如今的农业与旧时相比是天壤之别。“三月十二,种田十二”的口诀不被熟知,但浦东农民在种植自留田的小宗蔬菜时,还是遵循着“二月二,瓜菜落苏齐落地”、“‘寒日’日(这个日,浦东方言读音为:爰)种钻钻米(即玉米)”“十月蚕豆骗小人(即播种太晚,没收成)”等农事的习惯。

